

重編倫
理名著

生死板

廣益書局刊行



重編倫
理名著

生死板

第一回 相面避災

一個走江湖的相面先生，他左手裏拿了一方白布招牌，上面寫着「善觀氣色」四字，可是經過了雨淋日炙，那方布招牌已陳舊不堪，連四個墨筆寫的字，也很淡很淡的了。他在街上踱着方步走着，不住把右手上的鐵串鈴，豁朗朗的搖個不已。有時他在行人熱鬧所在，口中還念着這兩句：「一雙明眼看富貴，三寸妙舌斷貧窮。」他走了大半天，不但沒有人叫他看相，並且也沒有人招呼他。

因此他就心中發出了一種感想：「想我張鳳卿，作此看相生涯，說多不多，說少不少，已經三十年了。因為我的相法靈驗，人人稱我張鐵口，怎麼今天倒了霉了，跑了這許多路，沒有半點生意？」他一壁走，一壁這樣的想。

他順着步子，揚起了那隻右手，把串鈴搖得怪響，正走到一條巷口，迎面跑來一個人，喚道：「先生慢走一步！」張鐵口忙停住了腳，問道：「莫非你要看相麼？」那人道：「先生！我家老爺請你看相。」張鐵口聽說有生意招呼他，快活得了不得，說道：「你家老爺照顧我，一同去就是了。」

那人引着他走進巷裏，認得的，叫做道院巷，巷中居住的都是大戶人家，知道今天這頭生意，穩穩可以多趁幾個錢，不由的樂了，問道：「老哥！你家老爺貴姓呀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家老爺姓劉。」張鐵口道：「老哥呢？」

那人道：『賤名劉忠。』說着領到府中，說道：『請先生坐一坐，我去稟報老爺，少停再來喚你。』張鐵口點點頭，就在門邊一張長檯上，坐下歇腳。

原來劉忠的主人，叫做劉友，字子仲，本是杭州首富，元配陸氏，膝下並無子女。他有一個胞弟，名恭，字子明，其妻吳氏，生有一子一女，性情十分賢淑。四年前不幸陸氏病故，子仲覺得無人陪伴，寂寞異常，便憑媒娶了一個馬姓的再醮婦。

那馬氏進門的時候，却帶來一個前夫養的兒子，取名寶柱，這寶柱到底是拖油瓶，自幼就不成器，請了先生教他讀書，人家說過目不忘，誰知他過目即忘，讀了一二年工夫，一本神童詩還沒有讀完。子仲有時訓斥幾句，爭奈馬氏溺愛寶柱，代他護短。

寶柱有他母親的靠山，儘管肆無忌憚，不時私下裏偷了銀子出去賭錢，甚至連身上的衣服，剝光了回來。子仲看在眼里，有心去責備他罷，自己寵愛馬氏，怕與馬氏失了夫妻的和睦，不責備罷，沒出息的寶柱，整天到外邊去賭博，所以心中悶悶不樂，道：『這小子屢戒不悛，敗壞我劉姓門風，莫非我前生與他有甚冤業不成？如今事已如是，無法可想，不如喚一個相面先生到來，煩他相一相氣色如何？』於是吩咐劉忠出外喚來。不多片刻，劉忠回來，稟道：『老爺張鐵口來給你看相了。』子仲大喜，將手一擺，道：『快去喚他進來。』須臾張鐵口搖擺着走將入來，見了子仲，明，長長的作了一揖。子仲子明也還了一禮，讓他在下首一張椅上坐定。

子仲啓口說道：『老天終日心中煩悶，不知是什麼緣故，爲此邀張先生到舍間，觀看氣色如何？』張鐵口

道：『學生的相法，比衆不同，學生是先看骨格，後看氣色，今看老爺的骨格，富貴雙全，不必學生說了，只是老爺的氣色……』說到這裏，頓住了口，便不往下說了。

子仲道：『爲甚張先生欲言又止？常言道得好：『君子問災不問福。』老夫氣色上有甚不佳之處？但說無妨。』張鐵口道：『只因老爺氣色不好，須要小心才好。』子仲忙問道：『怎樣不好？請道其詳。』

張鐵口將頭微搖了兩搖，然後說道：『既老爺定要學生直言談相，學生也祇好實說了。如今看你老爺臉上，黑氣重重，尤其是印堂中，黑得更利害！在此百日之內，千定不可出外，恐防有禍，身受牢獄過要，須災之了百日，方才無事，請老爺謹慎才是。』子仲聽了，猛吃一驚道：『不知可有解法？』張鐵口道：『別無可解，只有請老爺足不出戶，始可免去此厄。』

子明坐在一旁，好生着急，也問道：『張先生！請你看一看我的氣色，可比家兄好些？』張鐵口仔細對子明一看，喫驚道：『二老爺的氣色，格外不好了，不但百日之內有災，而且性命難逃。』子明大驚道：『能不能消災解厄？』張鐵口雙手亂搖道：『生死大事，萬萬不能解的，但願學生相法不驗，就是二老爺天大的運氣。』相畢，子仲封了二兩銀子，付與張鐵口作爲相金。張鐵口接了花銀，說聲告退，仍做他的生涯去了。

兄弟二人，聽張鐵口說他們氣色不佳，不覺甚爲懊喪。子仲嘆一聲道：『賢弟！你我平日雖不能說樂善好施，却也夏日施茶，冬日施米，對於這些窮苦的人，時常周濟，何以有災難臨頭，這到不明白了。』子明道：『兄長！諒是前生的冤業，既避免無策，好在張鐵口說過，只要避過了百日，即能安然無事，爲今之計，請兄長閉門家裏坐，不怕禍從天上來了。』子仲轉憂爲喜道：『言之有理，就此請賢弟下帷讀書，不管閒事就是了。』子

明點頭稱是。

正說着，吳氏二娘款步走來，方才見禮畢，馬氏也來到廳前，大家坐定。吳氏馬氏見子仲子明面帶憂容，同聲問道：「相公何故不快？說來與妾身等知曉。」子仲遂將張鐵口相面之言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馬氏聽了，假作驚慌，却一言不發。吳氏忙問道：「相士之言，不知可有解救？」

子仲道：「賢弟婦！我想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，如今我心中意欲收拾僻靜房屋一間，作我起居的所在，不許他人走動，只留汝嫂一人，貼身服侍，住過了百日之後，那就不妨事了。至於二賢弟，從此不要管理家務，安心在書房中念書，好在祇要忍耐百日，也還容易，所有家中大小事情，全仗賢弟婦當心，倘能解得災星，我兄弟二人，自當謝天謝地。」吳氏點頭應允。

馬氏將這事聽在心裏，不禁暗暗的快活，你道什麼緣故？原來馬氏的前夫，叫做馬寶，四年，前得了一個病症，嗚呼哀哉！拋下了母子兩個，度日如年，只得別抱琵琶，預備嫁人，湊巧慣做媒人的馮媽媽，從中說合，再醮於劉子仲，做了填房，當時言明，將拖油瓶寶柱，帶到劉府，到也相安無事。

祇是馬氏對於一樁事情，最為不滿，因為子仲性喜清閒，所有十萬家私，全歸子明夫婦掌管，非但自己不去顧問，連馬氏也不許染指，所以馬氏因恨生妒，起了謀奪家產之心，當下睹此情形，轉念道：「他們兄弟二人，爲了避難，必要兩下分開，我就可從中設法，不怕家財不入我手。」遂道：「老爺避難要緊，不要胡思亂想了，快些躲避起來罷！」子仲連連點頭稱是。

於是收拾了一間屋子，紙窗上俱用布幕遮住，免得陽光透入，一切動用物件，莫不俱備。收拾停當，子明夫

婦和馬氏相送子仲進屋。子仲坐下道：『賢弟！今後你要小心，過了百日，你我弟兄再會了。』子明道：『謹遵兄長吩咐。』說着帶了吳氏告退出外。自家又別了妻子，到書房埋頭讀書去了。

第二回 搬弄是非

光陰好似弦上的箭，劉子仲躲在黑屋中避難，已經一月有餘了。馬氏見吳氏待他比往日格外敬重，故而左思右想，却没有法子奪這份家財到手。爭奈妬婦的心，比任何婦人來得刻毒，來得潑辣，只要轉到了這層念頭，至死不肯更改，非要千方百計，設法到手，才稱他的心願。有這一來，險些兒被他鬧得家破人亡，容作者慢慢的寫來。

那天馬氏坐在房中，心想：『二叔靜坐書房，不問閒事，二嬸爲人精明能幹，料理家務，井井有條，誰也找不到他一點錯處？眼看這份家財，做夢也想不成了，真叫人悶得要死。』繼而一想：『有了，不如到老爺跟前，搬弄幾句是非，看老爺怎樣的對付我？到那時再定主意，就好下手了。』

想定主見，拿了一個硃漆盤子，在盤子裏放上一盞新沏的香茗，用手端着，扭着身子，來到黑屋裏邊，把茶端在子仲面前，故意嘆了一口氣。子仲且不飲茶，問道：『賢妻爲何心中不快？』馬氏道：『剛才進來的時候，看見二嬸在那裏號淘痛哭，很是悽慘。』子仲詫異道：『你可知道爲了什麼事情？』

馬氏見子仲問他，來得正好，有心撒着謊道：『這事說起來，真叫人笑掉了牙齒，自從那天看了相，二叔忽然改變心腸，說在陽間沒有幾日，樂得逍遙快活，混一天是一天，他就拋去書本，帶了花銀，整天的到外面去，

嫖賭吃喝，二嬸一再好言好語的勸他，二叔執迷不悟，不肯聽話，因此上二嬸嘔氣不過，想想哭了，他看見我，就告訴我聽，不知老爺有甚方法，勸他回心轉意？

子仲聽了這些話，將信將疑，心想：『二賢弟爲人正直，最恨漁色，何故忽爾如此？』遂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『賢妻！你快扶我出去，待我相勸二弟，不可悲傷。』馬氏一想：『我說的全本鬼話，要是老爺出去動問，西洋鏡豈不拆穿了嗎？』忙道：『這是去不得的，老爺避禍在此，要過百日，才可出去，且等二叔回來，妾身去問他便了。』子仲首肯道：『到也說得有理，少停二賢弟倘若回來，你要通知與我。』馬氏連稱曉得。

坐了一回，收了茶杯，返身出外，腹內轉念道：『我說了句假話，不想老爺信以爲真，定要兄弟會面，怎生是好？』眉頭一縐，登時人心生一計，走到房裏，喚道：『我的兒快跑來，我有話說。』寶柱聽得他娘呼喚，一步三跳的跑來，問道：『娘喚我做什麼？』垂着兩手，站在一旁。

馬氏道：『做娘的費了千辛萬苦，要你爸爸和二叔分家，終不能如我做娘的心願，如今我定下一計，說你二叔在外狂嫖濫賭，那曉你爸爸不相信，要親自問你叔父，事情不是要弄僵了嗎？你有沒有好主意？』寶柱道：『我只知道玩耍，沒有主意。』馬氏道：『這樣罷，你去對二叔說，爸爸偏心了，好歹說話，都要依他，要是不依，他就要尋死覓活，叫我請你二叔進去，我母親恐怕二叔不知道，與爸爸爭執，失了和氣，因此上命我先來通知，如果二叔信你的話，那就好了。』寶柱拍手笑道：『娘的主意不差，我去對二叔說。』說着一步一蹤的到外邊去了。

這時劉子明靜坐書房之內，百無聊賴，心想：『一月以前，我與兄長看相，張鐵口說我兄長有禍事臨身，我

有生死之憂，須要過了百日，方可平安無事，故而我足不出戶，埋頭讀書，一切家務，幸賴賢妻料理，尤喜定生與巧姐兩個孩子，聽娘教訓，使我甚是放心，只不知兄長住在黑屋之中，嫂嫂服侍他是否周到，令人好生掛念，但願早早脫離災星，兄弟重敘。」

正在想念的當兒，恰好寶柱走到書房，跟首探頭一望，見子明坐在那裏，呆呆的出神，暗道：「到也來得湊巧，二孀不在面前，包管說得他深信不疑。」他故意裝出規矩模樣，走到子明跟前，唱了一個肥喏，說道：「二叔不好了！」子明嚇了一跳，問道：「你大驚小怪的來此何幹？」寶柱道：「爸爸在黑屋中避禍，昨天忽然之間，神志錯亂，言語顛倒，不拘大小事情，都要稱他的心，如果稍拂其意，他就要尋死覓活，做出怕人的樣子來，又要叫我媽來尋你，我媽有事不能脫身，特地命我來告訴二叔，少停二叔見了我爸爸的面，凡事却要依他，千定不可傷了和氣。」

子明聽他說完，心下老大疑惑，沉吟着道：「兄長向來性情和藹，決不如此，莫非逃不災難，忽患失魂之症？」回頭再看寶柱，見他臉不改色，說話像是真的，遂道：「你父親這幾日飲食如何？夜裏睡得安穩麼？叫你母親怎樣叫法？細細說與我知曉。」寶柱一想：「這句話到問得促狹極了，要是我說日間要吃，夜間要睡，叫我媽賢妻，那就不像犯失魂病的人了。」所以一時回答不出。

子明見他遲遲不答，問道：「你爲何不說話呀？」寶柱道：「二叔！這些事情，却要問我媽的，故此回答不出。」子明點頭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去通知母親，說我多感感情。」寶柱答應了一聲，一溜烟出書房去了。子明疑惑不置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這事到也使人詫異，不免與娘子商量，再作道理。」

正待立起身來，恰好吳氏走入，忙道：「娘子！你來得正好，兄長忽然患了失魂病症，凡事都要稱他的心，違忤了他，立刻就要發怒，這是那裏說起？」吳氏道：「方才妾身在屏後，早已聽得明明白白，只是他母子兩個，鬼計多端，也要防着他們才好！倘相公去見大伯，却須見機而行，且待過了百日，再作道理。」子明聽吳氏說得有理，連連點頭稱善。

再說馬氏坐在房裏，專等拖油瓶到來回覆，去了半晌，不見進來，覺得有些心焦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好好的一份家產，交給了二房掌管，家裏大小事務，反而由他們作主，故而我氣他們不過，想把這份家產奪回來，日後要長要短，任我一人擺佈，方才我想了一條反間計，打發我兒去傳話，不知二房裏夫婦兩個，會不會中我的圈套？別的不怕，却怕吳氏精明能幹，識破我的奧妙機關，不能成就。」轉念間，不防房外跳進一個人來，嚇了一跳！

舉目一看，正是寶柱，叫了一聲媽道：「你到很安逸的坐在這裏，可知兒子擔着心事呢？」馬氏道：「你擔着什麼心事，要這樣跳進房來嚇人？」寶柱道：「媽吩咐的話，我對二叔說過了，二叔便問我爸爸日間飲食，夜裏睡眠的情形，還問爸爸叫媽叫什麼？」馬氏道：「他這話問得凶，不知你怎生回答他？」寶柱道：「我說我不能進屋去，這可我不知道，你去問我媽罷！」馬氏樂道：「哈哈！回答得妙，有你這樣的媽，才會生你這樣的乖巧兒子！」寶柱道：「媽且不要笑哈哈，我看二叔有些兒不相信呢！」馬氏道：「你儘管放心，你媽勝如諸葛，饒他利害，這一份家產，不怕不到我手。」說着站起身來，扭股糖似的走入黑屋裏來。

子仲見馬氏走來，啓口問道：「我那二賢弟回來了沒有？」馬氏道：「他回來了好久了。」子仲道：「你爲

甚不喚他進來見我。」馬氏冷冷的說道：「幸虧沒有叫他進來，要是叫他進來，人夠氣死。」子仲訝道：「這又奇了！」馬氏道：「我說一些也不奇，祇好算一句平常的話。」子仲道：「什麼話？你快些說來！」馬氏假意吞吞吐吐了一回，不說了。

子仲道：「做甚欲言又止快說呀！」馬氏道：「逼死人啦！我說出來，又要使你老爺生氣，還是不說的好。」子仲怒道：「不要多管，快講！」馬氏這才說道：「我在內堂無事，和二孀兩個談心，忽見二叔嘻嘻哈哈的回來了，告訴他妻子在外嫖賭，怎樣的舒服，怎樣的開心，我在旁邊聽了，忍不住用好言語，勸了二叔幾句，誰知惱了他了。」子仲道：「他惱你則甚？」馬氏道：「他說我是一個再醮婦，不能管劉家的事，我兄長膝下沒有子女，將來歸天之後，我兒定生接續香烟，家產都是我的，不用你說長道短。」子仲聽到這裏，早已氣得兩眼發直，怒不可遏。

第三四 信讒責弟

馬氏見子仲十分動怒，知已入彀，又一陣冷笑道：「還有一句話，更不中聽，兄長命中絕嗣，何必認一個拖油瓶做兒子，不但辱沒了祖宗臉面，並且壞了門風，有朝一日，兄長死了，將你一雙母子，趕出門牆，才稱我的心，如今我化用幾個錢，值得什麼希罕？做妻的聽他出言無禮，不耐煩再聽下去了，老爺動問我，我才原原本本告訴你呢。」

子仲聽了，更加火上添油，大叫一聲道：「氣死我也！」馬氏道：「老爺不要生氣，倘若氣壞了身子，反是我

搬弄口舌的不好。』子仲道：『你不說，我那裏知道這許多不入耳的話，好個子明，將你母子二人如此看待，到也罷了，不該笑我做兄長的沒有後代，家財算是你的，即使我命中無子，那寶柱雖非親生，却也撫養多年，難道算不得兒子，不能分潤一份家財麼？』

馬氏道：『老爺！你不要拿得千穩萬穩，家財都在他一人手裏，他不肯也是枉然呀！』子仲將足一頓道：『他既無情，我就無義，從今以後，我與他分了家罷！』馬氏正中下懷，忙不迭道：『這樣再好沒有，不然日久月長，叫我母子二人怎生過活呢？可是這件分家事，說做就做，千萬不可遲延，被他得了風聲，二孀奸刁不過，少不得吞沒你老爺家財哩！』子仲點頭道：『你的主意不錯，事不宜遲，快去喚他進來！』

馬氏好不快活，答應出外，到書房裏來，見了子明，叫聲道：『二叔！老爺請你進去呢！』子明道：『有勞嫂嫂，說我就來。』馬氏恐子明道破了自己馬脚，故意問一句道：『二叔！方才寶柱說的話，你還記得嗎？』子明道：『多承嫂嫂從中關切，我已知道了。』馬氏道：『那末請二叔就來！』說着退出書房去了。

子明立起身來，與吳氏說知其事。吳氏叮囑道：『做妻子的言語，千萬不可忘記，過了百日之後，再作商量。』子明點頭應允，邁步走入黑屋，見子仲怒冲冲坐在那裏，連忙說道：『兄長在上，小弟拜見。』子仲道：『還要拜什麼？待我歸天之後，再拜罷！』子明訝道：『兄長爲甚氣惱，却要說個明白？』子仲道：『你要明白，我就明白對你說來。』馬氏道：『二叔請坐。』子仲瞪了一眼道：『呸！這裏沒有他的坐位，勾欄院中，才是他安身之處。』子明道：『兄長！此話從那裏而來？』

子仲怒道：『你這不良的東西，我一向沒有虧待你，不該心腸大變，出外嫖賭，浪費金錢，嫂嫂好言勸你，膽

敢反唇相讖，出口傷人，更不該笑。我沒有後代，思量獨吞我萬貫家財，又說寶柱是異姓之子，敗了姓劉門風。待我死了，你要將他母子逐出，如今我也不認你是我的兄弟，家財平半分，各立門戶。他日我身死後，自有人接我香火，不必你費盡心機了，速將契券賬簿交出，免得我生氣，快快去罷！」

子明聽了，只驚得目瞪口呆，期期艾艾了半晌，方始說道：「兄長！暫息雷霆之怒，這些言語，小弟委實不懂，自那日看相之後，小弟遵兄長吩咐，靜坐書房，讀書消遣，並未花費銀錢，也不會出外一步，又沒有得罪過嫂嫂，祇求太平無事，過了百日，與兄長日常敘首，才依小弟心願，望兄長明白告我才是。」子仲怒氣不息道：「你休得在此囉唆，我豈不知，難道是我聽了你嫂嫂謔言不成？」子明睹此光景，自料有口難辯，沒奈何將身退出，退到屋門跟前，却又委婉地說道：「兄長！千萬不要生氣，氣壞了千金之軀，他人之言，不可聽信。」子仲只嚷着氣死！

子明含悲忍淚，退出黑屋，回到自家房裏。吳氏問道：「爲何官人淚痕滿面，莫非你挺撞了大伯？大伯將你責備了麼？」子明坐下，長歎一聲道：「娘子有所不知，這才是閉門家裏坐，禍從天上來呢！」吳氏驚道：「有甚禍事？請官人說來！」子明用衣袖拭去了淚痕，說道：「我方去見兄長，他劈口罵了我一頓，說我在外嫖賭，浪費錢財，嫂嫂好言勸我不聽，反而恥笑他母子，又說我咒詛兄長早死，所以立刻叫我交契券賬簿，兄弟分家，我待分辯幾句，兄長更加發惱，想賢妻素有才識，有何妙法，勸兄長回心轉意？」說時又撲簌簌吊下淚來。

吳氏聞言，驚得花容失色，說道：「正是風波平地起了，想必是那馬氏使的離間計，大伯聽信了一面之詞，

將官人責備，如今待妾身前去，與大伯剖明情由，兄弟言歸於好。」子明雙手亂搖道：「娘子快不要去，兄長這時怒氣衝心，那裏還說得上一言半語，別去討了沒趣。」吳氏一想到也不錯，便道：「這件事，原是大伯的不是，馬氏之言，也該詳細考慮，偏信了他的讒言，鬧着分家，可見張鐵口相法靈驗，百日之災，只怕逃不過去。」

子明緊蹙着眉峯，唏噓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娘子！我到有一個主意在此，不曉可能用得？」吳氏道：「官人計將安出？」子明道：「我在這裏想，不如請母舅柴公道到來，由他公斷是非曲直，和好我們兄弟，你說這主意好不好？」吳氏點頭道：「這也是一條大路，可以用得，請官人趕緊去走一遭罷！」子明忙着換了衣服，帶了劉方，匆匆出門去了。

子明走在路上，一顆心好似風車一般，脚下也不辨高低，胡思亂想，可是越想越覺傷悲，腮邊掛下兩行淚來。劉方看了，問道：「二老爺怎麼好端端到柴舅太爺家裏去，傷心起來呢？」子明便將大老爺要分家的話，向劉方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因我胸中沒有主意，故而親自到柴家，邀請母舅從中調停。」劉方方才明白，不禁惱着道：「想是大太太見二老爺掌管家財，起了妬心，暗使詭計，在大老爺跟前花言巧語的挑撥，大老爺不察，聽信了他的讒言，責你二老爺不是，這等說來，大老爺的耳根子也太軟了。」子明含淚道：「原是爲此，叫我十分心痛！」劉方道：「二老爺何必如此，且待見了花燈巷柴舅太爺，再作道理。」於是主僕兩個逕向花燈巷走來。

這柴公道本來是蘇州人，因有一年蘇州發生了水荒，生計堪虞，舉家搬到杭州花燈巷居住，忽忽已有三

十餘年他的姊姊嫁與劉良卿爲妻，劉良卿即是子仲子明的父親，皆已亡故，他今年八十七歲了，手脚輕健，而且精神比年青人還好，平生別無所好，祇愛杯中物，恨不得把一個身子，整天浸在酒裏，所以一天到晚與酒爲友。

這天柴公道坐在廳上獨酌，僮兒給他斟着酒，飲到高興的當兒，呵呵的笑着道：『想我柴公道，年登耄耋，依舊身強力壯，差不多和少年人一樣，可說得愈老愈健，想必閻羅王在那裏打瞌睡，忘記了我這個老頭兒，容我在陽間逍遙快樂，好不有趣煞人！』大凡喝酒的人，越是心裏快活，酒越喝得下去。正在酒到杯乾之際，只見湘簾一掀，走進一個家人來。

第四回 兄弟拆產

柴公道酒喝得甚是高興，忽見家人走來，便問道：『你不在外面照應門戶，到裏邊來則甚？』家人道：『道院巷的劉二老爺來了。』柴公道大喜，放下酒杯道：『說我快請。』家人答應了一聲，是返身出外，向劉子明道：『二老爺！我家太爺在廳上飲酒，請你進去。』子明忙將衣冠整了一整，走到廳上，行禮道：『母舅在上，外甥子明拜見。』柴公道笑道：『甥兒你來得正好，我一人飲酒，覺得有些乏味，你也來陪我喝一杯。』子明勉強答應着，那眼淚竟奪眶而出。

柴公道不由的驚訝道：『甥兒好好的到我家來，怎麼眼中吊淚？趕快說與我母舅知曉，待我給你打一個抱不平！好在我人雖老，心還不老，不怕和人打架。』子明歎道：『家門不幸，平地鬧起風波！』柴公道問道：『

有誰鬧風波呢？」子明道：「禍根都從馬氏而起。」柴公道：「停杯在手道：『我早知道他不是好人，一進了你劉家的門，必有今日。』」說完將酒送到唇邊，喝個罄盡。

子明往下說道：「最可恨他帶來的兒子，不肖異常，偷了銀子，到外邊去賭博，被人剝去了衣服，還要問他要錢，馬氏並不將他申斥，拿了銀子，代他償清賭債。兄長得知其事，氣憤萬分，請張鐵口看相，說兄長有百日之災，難以逃避。」柴公道聽了，着急問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以後你哥哥怎樣？」子明道：「看相之後，兄長即避在黑屋之中，由馬氏一人服侍，不許他人進屋，兄弟不得見面，誰知馬氏暗中搬弄是非，說甥兒在外嫖賭，化去了幾千銀子，兄長不察，信了一面之詞，十分動怒，立刻喚我進去，逼我交出契券，兩下分家。因此甥兒到來叩見母舅，請母舅去勸解兄長，俾我們手足之間，和好如初。」

柴公道聽了，將酒杯一擲，說道：「你這個人，簡直是個獸子！這花娘起下了這條心，憑誰的力量大，也推搖不動的了，我看家財不分，他始終不肯干休，還是依了他分的好！」子明道：「母舅！我家世代忠厚，上和下睦，一旦分了家財，對不起亡故的祖先啊！」言時泣不可仰。

柴公道道：「甥兒不用悲傷，祖先已經死了，不能顧全你們的了！我今勸你忍痛分了罷，好在你們夫妻兩個，省吃儉用，儘夠一生過活，看他和這花娘分了家，怎生度日？如今我先去勸他，他要是聽我的話，大事化爲小事，小事化爲無事，倘然他不答應，我就作主分家，你道可好？」子明道：「謹遵母舅之命，但最好請母舅竭力勸解兄長，不分爲妙。」柴公道把胸脯一拍道：「這個自然！」遂吩咐僮兒收拾杯筷，立起身來，一同移步出外。

出了花燈巷，轉灣抹角，到了劉府門前，直到廳上坐定，劉方入內通報，丫環送出香茗，吳氏帶了定生巧姐出來拜見。柴公道見了，嘻嘻了一張癡嘴，笑道：「兩個甥孫兒真長得好看！只是做舅公的匆匆忙忙到來，沒有帶得一些東西，祇好改天補情了。」子明道：「母舅不必客氣，你們進去罷。」定生巧姐告退入內。

那馬氏聽說母舅來了，知道是來分家的，急忙移動金蓮，趕到廳前，一連叫了幾聲娘舅。柴公道祇作沒有聽得，只顧和子明說話。吳氏覺得看不過去，說道：「母舅年紀大了，耳朵不便。」說着代他招呼。柴公道這才對馬氏點了一點頭，說道：「你去喚子仲出來，我有話問他，快去快來。」馬氏答應，三腳兩步，走進黑屋，攙扶子仲到廳上，見禮坐下。

柴公道開言問道：「你們兄弟兩個，同氣連枝，一向是很和睦的，怎麼到了現在，中途生起變來？真叫我做母舅的，做夢也想不到！我勸你別人的話，千萬不能聽，第一要顧着同胞骨肉之情，況子明爲人忠厚，二甥媳也是賢慧不過，常言道得好：『家和萬事興。』故而凡事都要三思，不可造次。」馬氏在旁聽了這一席話，覺得很不耐煩，却又不敢搶着開口。

子仲道：「母舅！你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子明平日品學兼優，果然是忠厚之輩，近來忽然大變，出外嫖賭逍遙，不惜揮金如土，嫂嫂勸他不聽，反而出口侮辱他母子兩個，這到還在其次，不該咒詛我死，想產業據爲己有，因此我就立定主意，與他兩下分家。今日母舅來得正好，與甥兒作主分了，不必顧全情誼。」柴公道聽了道：「你的主意已定了嗎？不要後悔！」子明也道：「凡事須要詳察，小弟素守安分，並沒有什麼不端之事，兄長不妨查問，到底小弟可曾出門一步。」

馬氏恐事情發生變端，忍不住道：『二叔事已鬧到這個地步，說也不中用的了！』吳氏見馬氏開口，也道：『嫂嫂！你的說話差了，我官人受了不明不白的冤枉，在大伯跟前，洗盡西江水，也洗不清楚，當然要申說個明白。總之歸根結底，都是造言生事的害人，才有今日！如今請了母舅到來，大小事情，現有母舅作主，你我女流之輩，只知吃丈夫的，穿丈夫的，懂得什麼？坐在一旁，聽着就是了。』柴公道兩手一鼓道：『對啊！輪不到你多言多語。』馬氏當面被吳氏一頓奚落，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，好不慚愧。

當下柴公道言道：『你們聽我說，既然要鬧分家，各立門戶，也可省下不少口舌，做母舅的不存半點私見，憑着公道作主，分了家後，兩家人仍是一家人，必須和睦。』子仲子明同道：『甥兒自當遵命。』柴公道道：『你們各無異言，很好很好！快將賬簿契券拿來。』子明謂吳氏道：『娘子！賬簿契券，一齊取來。』吳氏點頭應允，喚劉方到裏邊，搬出賬箱。

柴公道當場將賬箱打開，點一項，分一項，分得絲毫沒有喫虧，甚是公平，最後點到動用物件，他就道：『這些動用物件，分起來很麻煩，快去開一個清單，方可公派。』子明才向吳氏道：『娘子！你報花名，待我寫來。』於是鋪下了一張紙，提起筆來就寫。寫好之後，將清單遞給子仲看過無訛，然後由柴公道平半分。

柴公道又道：『還有你們父母的衣服首飾，很不容易處置，但不知放在何處？』子明道：『至今封鎖在樓上，從未動過。』柴公道拈着幾根白鬍子，想了一想道：『怎樣一個分法呢？』繼而說道：『我且問你們，還是搬到廳上來，還是同到樓上去？』子仲道：『母舅！甥兒現有一個主意在此，請母舅到樓上去，叫馬氏帶了寶眷，弟婦帶了定生巧姐，守在樓下等候，母舅將衣服首飾派定了，丟下樓來，誰人搶得多，就是誰人的。』